2015年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研習心得

張繼瑩

本屆歷史文化研習營的主題是歷史記憶與都市空間，各講課程已經圍繞此主題進行。個人心得的部分將以明孝陵為例，針對考察參考資料略加討論其中關於記憶與空間的問題。

鍾山因孝陵的關係，在明代一直是封禁之地，除了祭祀，並不允許閒雜人等擅自接觸。南京文武官員透過謁陵的儀式，凝聚對王朝的忠誠情感。長期的封禁，也使得此地增加森嚴肅穆之感，明末張岱的觀察中，其中的森嚴宛若太祖真的仍在的感覺。然而張岱也提到一部份關於處理陵園山林的問題，這即涉及到山林產業歸屬權的問題。

崇禎十五年時，張岱所觀察到問題是：修陵時將枯木剷除，以至於傷到龍脈王氣的風水意義。然而，破壞陵園樹木的行為可能早已經發生，而且相當廣泛。崇禎十四年所立的〈孝陵禁約碑〉中可見，明初雖然立有禁約，卻因年久之後，無人理會，並且出現「過陵不敬、翦伐樹木、採取土石、開窯憤造」等侵入陵園產權的問題。因此，明廷藉由重修孝陵的舉動，再次提出嚴禁。針對樹木、附近山脈以及陵園設施，再次提出保護與封禁的命令。

這次修陵與重申封禁是具有特別意義的。明末流寇四起，王朝搖搖欲墜，南京百姓已經把明孝陵以及各種讖緯的異象結合在一起，百姓透過談論明孝陵，表達了國家存亡的憂心。張岱曾記載一條聽說的消息，內容是夜有黑氣在孝陵上，直衝牛斗。張岱還親自前往觀察，證實確有其事。他的解釋是「自此流賊猖獗，處處告警」，這顯然不會只是張岱一個人的看法而已，或許是分享小道消息的南京居民，共同的話語內容。因此，重修皇陵與強調陵園的神聖性與所有權，除了皇室維護祖先陵寢的例行性行為外，更包含了部分的宣示意味。

明廷修陵後，不旋踵即亡於流寇之手，南京成為南明的政治中心，福王透過謁孝陵來表達正統性以及凝聚抗清的意識。雖然，南明朝廷在南京的時間甚短，但仍充分利用孝陵所代表的政治意涵。隨著清軍南下入金陵，百姓似乎也就視明朝的禁令為無物，進入孝陵管制的山林區域砍伐樹木。靈谷寺住持當下即慷慨陳言：「君雖出，國雖破，猶有高皇帝在天之靈。」靈谷寺住持之言，正好也就代表明孝陵的三個象徵：太祖的靈魂、明帝系的正統以及國家的象徵。如今易代，帝系與國家皆以不存，僅存明朝的幽靈於此。即使只有太祖的靈魂在，也激起了寺僧的熱血，甚至有僧人為守護陵園山林而被殺。

明朝終究是國破、君不存，明太祖的靈魂也無法再改變什麼。隨著易代而來

的改變是，原來封禁的空間逐漸打開了，過去神秘的地點成為一般百姓可以靠近接觸甚至深入其中的地區。孝陵也就成為明遺民寄託懷思故國與恢復之志的地方。例如顧炎武多次進謁孝陵，並且繪製孝陵的形勢地圖；屈大均也曾前往進謁孝陵，在謁陵時因懷思故國已去，而不知如何言語。透過這些明遺民的謁陵，太祖的幽靈或許一直存在於清朝的天下。因此，康熙皇帝南巡時會有五次謁陵，並且頒布「治隆唐宋」之碑，立於陵園之內。乾隆皇帝亦在南巡之時，親祭孝陵。雖然在文獻上看到的都是兩位皇帝對於明朝開國君主的敬佩，但若從孝陵的空間記憶來看，清朝皇帝對明太祖的隆重舉動，不無替代歷史記憶的可能。

然而，明太祖定都南京，建立明朝的歷史，其實隱含了驅逐外族的軌跡。也因此，在清朝的時空下，明孝陵除有遺民的記憶、清廷加之的記憶，更有「反叛者」運用的資源。雖然明太祖驅逐的韃虜是蒙古族，但在「反叛者」眼中清廷以「外族」入主中原，其實與蒙古的意義相同。所以，「反叛者」到達南京之後，都以朱元璋自比。前有洪秀全的太平天國，定都南京後，即往謁孝陵、並言「驅除異族，還我神州。上慰吾皇在天之靈。」等語；後有建立民國的孫中山，亦是在民國成立，清廷尚未退位之時，前往孝陵。其中的情感與象徵意味，不言可知。

由上述的脈絡來看，明孝陵的空間至少包含了三種明顯的記憶主線：其一、象徵明朝開國創業的輝煌，這一點一直存在明遺民的心中，並藉由憑弔孝陵抒發亡國的情緒；其二、保存了明太祖開基立業，立國宏規的治國精神，足以上比唐宋。這一點被清朝加以宣揚，並且轉化成統治的政治資源；其三、隱含了太祖對抗元朝的民族對抗因素，以及漢人本位的意識形態。這些因素，被晚清以後的「反叛者」，加以重新利用，似乎建立新的王朝與國家都是延續二百餘年前反清復明的行動。

以上即是本次研習課程以外，在田野調查中對記憶與空間的一點思考。